

文 學 叢 刊

旅人之心

彥

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旅 人 的 心

魯 彥

有版權

定價二元五角

旅人之心

魯彥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八號
重慶路四一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學文叢刊

第四十集 共六十冊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白文短篇 沙汀短篇 蘆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蔣牧良短篇 荒煤短篇 巴金童話

嚇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報告 魯迅散文 魯彥散文 黎烈文散文 麗尼散文 沈從文書信 李健吾劇本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三十五年十一月四版

目錄

一	清明	一
二	楊梅	一〇
三	釣魚	一七
四	我們的學校	三五
五	旅人的心	五一
六	西安印象	六二
七	孩子的馬車	八八
八	戰場	九九
九	雷	一〇三

清 明

晨光還沒有從窗眼裏爬進來，我已鑽出被窩坐着，推着熟睡的母親：

『遲啦，媽，鑼聲響啦！』

母親便突然從夢中坐起，揉着睡眼，靜默地傾聽着。

『沒有的！天還沒亮呢！』

『好像敲過去啦。』

於是母親也就不再睡覺，急忙推開窗子，點着燈，給煮早飯了。

『嘉溪上坟去囉……噠噠……五公祀上坟去囉！』待母親將飯煮熟，第一次

的鑼聲才真的響了，一路有人叫喊着從橋頭繞向東芭弄。

我打開門，在清白的晨光中，奔跑到埠頭邊：河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船還沒

有來。

正吃早飯，第二次的鑼聲又響了，敲鑼的人依然大聲的喊着：

『嘉溪上坟去囉……噫……五公祀上坟去囉……』

我匆忙地吃了半碗，便推開碗筷，又跑了出去。這時河邊顯得忙碌了。三只大船已經靠在埠頭，幾個大人正在船中戽水，鋪竹墊擺椅櫈。岸上圍觀着許多大人和小孩，含着緊張的神情。我呆木地站着，心在轆轤地跳動。

『慌什麼呀！飯沒有吃飽，怎麼上山呀？快些回去，再吃一碗！』母親從後面追上了。

『老早吃飽啦！』

『一碗半，怎麼就飽啦！起碼也得吃兩碗回去，回去！』

『吃飽啦就吃飽啦！誰騙你！』我不耐煩的說。

於是母親喃喃地說着走回家裏去了。

埠頭邊的人愈聚愈多，一部分人看熱鬧，一部分人是去參加上祖先的坟的，有些人挑羹飯，有些人提紙錢，有些人探問何時出發，喧鬧忙亂，彷彿平靜的河水攪起了波浪。我靜默地等着，心中却像河水似的盪漾着。

『加一件背心吧，冷了會生病的呀！』

我轉過頭去，母親又來了，她已經給我拿了一件背心來。

『走起來熱煞啦，還要加背心做什麼拿回去吧！』我搖着頭，回答說。

『老是不聽話！』母親喃喃地埋怨着，用力把我扯了過去，親自給我穿上，扣好了扣子。

這時第三次的鑼聲響了。

『嘉溪上坟去囉……噹噹……五公祀上坟去囉……船要開啦……船要開啦……』

岸上的人紛紛走到船上，我也就跳上了船頭。

嗎？」

『什麼要緊呀！』母親又叫着說了。『船頭坐不得的……船艙裏去……聽見

我只得跳到船頭與船艙的中間，坐在插繃桿的旁邊。

但是母親仍不放心，她又在叫喊了：

『坐到船底上去，再進去一點！那裏會給繃桿打下河去的呀！』

『不會的！愁什麼！』我不快活地瞪着眼睛說。

『真不聽話……』阿成叔，煩你照顧照顧這孩子吧！』她對着坐在我身邊的阿

成叔說。

『那自然，你放心好啦！你回去吧！』

但是母親仍不放心，站在河邊要等着船開走。

這時三只大船裏都已坐滿了人，放滿了東西。還不時有人上下，船在微微的左

右傾側着。

『天會落雨呢！』

『不會的！』

『我已帶了雨傘。』

『我連木屐也帶上了。』

船上忽然有些人這樣說了起來。我抬頭望着天上，天色略帶一點陰沉，雲在空中緩慢地移動着，遠遠的東邊映照着山後的陽光。

『開船啦！開船啦！……噤，噤……』這是最後一次的鑼聲了，敲鑼的接着走上我們這只最後開的船。搖船的開始解纜了。

我往岸上望去，母親已經不在岸上，不知什麼時候走的。我喜歡坐在船頭上，這時便又扶着船邊，從人叢中向前擠了兩三步。

『不要動！不要動！會掉下水裏去！』阿成叔叫着，但他已經遲了。

『好吧，好吧！以後可再不要動啦！』搖船的把船撐開岸，叫着說。

『你這孩子好大膽……再不要動啦！』我身邊一個祖公輩的責備似的說了，

『你看你媽又來了哪！』

我把眼光轉到岸上，母親果然又來了。她左手挾着一柄紙傘，搖着右手，叫着搖船的人慌急地移動着脚步。一顛一簸，好像立刻要栽倒似的追撲了過來。

『船慢點開……阿連叔……還有一把傘給小孩……』

但這時船已駛到河的中心，在岸上拉繮的已經彎着背跑着，船已囁囁的破浪前進了。

『算啦！算啦！不會下雨的！』搖船的阿連叔一面用力扳着櫓，一面大聲的回答着母親着慌了，她愈加急促地沿着船行的方向奔跑起來，一路搖着手，叫着『要落雨的呀……拉繮的是誰……慢點走哪！』

我在船上望見她踉蹌得快跌倒了，着了急，忽然站了起來，用力踢着船沿，船突然傾側幾下，滿船的人慌了，這才大家齊聲的大喊，阻住了拉繮的人。

『交給我吧，到了橋邊會遞給他的。』一個拉繮的跑回來，向母親接了傘，顯出不快樂的神情。

這時母親已跑到和船相並的地方站住了。我看見她一臉通紅，額上像滴着汗珠，喘着氣。

『真是多事，那裏會落雨！落了雨又有什麼要緊！』我暗暗的埋怨着，又大聲叫着說：『回去吧，媽！』

『好回去啦，好回去啦！』船上的人也叫着，都顯出不很高興的神情。

船又開着走了。母親還站在那裏望着，一直到船轉了灣。

兩岸的綠草漸漸多了起來，岸上的屋子漸漸少了。河水平靜而且碧綠，只在船頭下囁囁地響着，在船的兩邊翻起了輕快的分水波浪。船朝着拉繮的方向傾側着。一根直的竹做的繮桿這時已成了弓形，不時發出格格的聲音，頂上綯着的繮繩時時顫動着，一鬆一緊地拖住了岸上三個將要前仆的人的背，搖櫓的人側着櫓推着。

扳着，船尾發出劈拍的聲音。有些地方大樹當住了繚路，或者船在十字河口須轉方向，拉繚的人，便收了繚繩，跳到船上，搖櫓的人開始用船尾的大櫓撥動着水，船像搖籃似的左右盪漾着慢慢前進。

一灣又一灣，一村又一村，嘉溪山漸漸近了，最先走過獅子似的山外的小山，隨後從山峽中駛了進去。這裏的河面反而特別寬了，水流急了起來，淺灘中露着一堆堆的沙石。我們的船一直駛到河道的盡頭，船頭衝上了沙灘，現在船上的人全上岸了。我和幾個十幾歲的同伴早已在船上脫了鞋襪，捲起了褲腳，不走山路，却從沁人的清涼的溪水裏走向山上去，一面叫着跳着，像是籠裏逃出來的小鳥。

祖先的故墓是在山麓的上部，那裏生滿了松樹和柏樹。我們幾個孩子先在樹林中跑了幾個圈子，聽見爆竹和鑼聲，才到坟前拜了一拜，拿了一枚竹籤，好帶回家裏去換點心。隨後跑向松樹林中，爬了上去採松花，裝滿了衣袋，兜滿了前襟，聽見爆竹和鑼聲又一直奔下山坡，到莊家那裏去吃午飯。這時肚子特別餓了，跑到莊前就

遠遠地，聞到了午飯的香氣。我平常最愛吃的是毛筍烤鹹菜，這時桌上最多的正是這一樣菜，便站在長桌旁，擠在大人們的身邊，開始吃了起來。飯雖然粗硬，菜雖然冷，却覺得特別的有味，一連吃了三粗碗飯，筷子一丟，又往附近去跑了。隆重的熱鬧的掃墓典禮，我只到墳邊學樣地拜了一拜，我的目的却在遊玩。但也並不知道遊玩，只覺得自由快樂，到處亂跑着。

回家的鑼聲又響時，果然落雨了。牠像霧一樣，細細的襲了過來。我挾着雨傘，並不使用，披着一身細雨，踏着溪流，歡樂的回到了泊船的河灘上。

清明節就是這樣的完了。牠在我是一個最歡樂的季節。

楊梅

過完了長期的蟄伏生活，眼看着新黃嫩綠的春天爬上了枯枝，正欣喜着想跑到大自然的懷中，發洩胸中的鬱抑，却忽然病了。

唉，忽然病了。

我這粗壯的軀殼，不知道經過了多少炎夏和嚴冬，被輪船和火車拋擲過多少次海角與天涯，嘗受過多少辛勞與艱苦，從來不知道顫慄或疲倦的呵，現在却呆木地躺在床上，不能隨意的轉側了。

尤其是這軀殼內的這一顆心。牠歷年可是鐵一樣的。對着眼前的艱苦，牠不會畏縮；對着未來的憧憬，牠不肯絕望。對着過去的痛苦，牠不願回憶的呵。然而現在，牠却儘管淒涼地往復的想了。

唉，唉，可悲呵，這病着的軀殼的病着的心。

尤其是對着這細雨連綿的春天。

這雨，落在西北，可不全像江南的故鄉的雨嗎？細細的，絲一樣，若斷若續的。

故鄉的雨，故鄉的天，故鄉的山河和田野……還有那蔚藍中襯着整齊的金黃的菜花的春天，藤黃的稻穗帶着可愛的氣息的夏天，蟋蟀和紡織娘們在濡濕的草中唱着詩的秋天，小船吱吱地觸着沉默的薄冰的冬天……還有那熟識的道路，還有那親密的故居……

不，不，我不想這些，我現在不能回去，而且是病着，我得讓我的心平靜，恢復我過去的鐵一般的堅硬，告訴自己：這雨是落在西北，不是故鄉的雨——而且不像春天的雨，却像夏天的雨。

不要那樣想吧，我的可憐的心呵，我的頭正像夏天的烈日下的汽油缸，將要炸裂了，我的嘴唇正乾燥得將要迸出火花來了呢。讓這夏天的雨來壓下我頭部的炎

熱，讓……讓……

唉，唉，就說是故鄉的楊梅吧……牠正是在類似這樣的雨天成熟的呵。

故鄉的食物，我沒有比這更喜歡的了。倘若我愛故鄉，不如就說我完全是愛的這叫做楊梅的果子吧。

呵，相思的楊梅！牠有着多麼驚異的形狀，多麼可愛的顏色，多麼甜美的滋味呀。

牠是圓的，和大的龍眼一樣大小，遠看並不希奇，拿到手裏，原來牠是遍身生着刺的哩。這並非是牠的殼，這就是牠的肉。不知道的人，一定以為這滿身生着刺的果子是不能進口的了，否則也須用什麼刀子削去那刺的尖端的吧？然而這是過慮。牠原來是希望人家愛牠吃牠的。只要等牠漸漸長熟，牠的刺也漸漸軟了，平了。那時放到嘴裏，軟滑之外還帶着什麼感覺呢？沒有人能想得到，牠還保存着牠的特點，每一根刺平滑地在舌尖上觸了過去，細膩柔軟而且親切——這好比最甜蜜的吻，使人迷醉呵。

顏色更可愛呢。牠最先是淡紅的，像嬌嫩的嬰兒的面頰，隨後變成了深紅，像是處女的害羞，最後黑紅了——不，我們說牠是黑的。然而牠並不是黑，也不是黑紅。原來是紅的太紅了，所以像是黑。輕輕的啄開牠，我們就看見了那新鮮紅嫩的內部，同時我們已染上了一嘴的紅水。說牠新鮮紅嫩，有的人也許以為一定像貴妃的肉色似的荔枝吧？嚶，那就錯了。荔枝的光色是呆板的，像玻璃，像魚目；楊梅的光色却是生動的，像映着朝霞的露水呢。

滋味嗎？沒有十分成熟是酸帶甜，成熟了便單是甜。這甜味可決不使人討厭，但愛吃甜味的人嘗了一下捨不得丟掉，就連不愛吃甜味的人也會完全給牠吸引住，越吃越愛吃。牠是甜的，然而又依然是酸的，而這酸味，我們須待吃飽了楊梅以後，再吃別的東西的時候才能領會得到。那時我們才知道自己的牙齒酸了，軟了，連豆腐也咬不下了，於是我們才恍然悟到剛才吃多了酸的楊梅。我們知道這個，然而我們仍然愛牠，我們仍須吃一個大飽。牠真是世上最迷人的東西。